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全体学员

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封信

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您的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一场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迅猛开展。战鼓阵阵催人紧，号角声声震人心。我们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全体学员，个个挥戈上阵，投入战斗。我们从教育界、科技界想到全国、全世界，从这场大辩论想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更加感到任重而道远。千言万语涌上心头，说不尽对您的无限衷情！

敬爱的毛主席！您老人家一直亲切地关怀着我们上海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的每个关键时刻，给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我们每当回忆起您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亲临视察我们厂的幸福情景，内心的激动犹如春潮澎湃，难以平静。您来到我们工人中间，和我们亲切握手交谈，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力量。我们感到，您老人家就我们身边，每天都在指引着我们前进！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您发出了“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的光辉指示，为工人阶级领导教育革命，培养和造就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制定了伟大的纲领，宣告了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破产！

正是在您的光辉指示的照耀下，七年前，我们厂办起了七·二一工人大学。它的诞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它的诞生，再一次庄严宣告：工人阶级是教育革命的主人！七年来，我们厂遵照您的教导，不断为壮大工人阶级技术队伍而奋斗，不但坚持办好七·二一工人大学，还办起了工人业余大学；不但开设了理工科，而且增设了培养工人理论队伍的文科班；还协助农村人民公社办起了农机班，为发展农业机械化出力。如今，您老人家指引的“七·二一”道路越走越宽广，七·二一工人大学的鲜花已在浦江两岸遍地盛开。按照您老人家的“七·二一”光辉指示办学的七年，同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旧学校的“十七年”相对照，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您指引的“七·二一”道路，是造就工人阶级自己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的必由之路，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坚持的正确道路，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道路。

但是，正如您老人家所说的：“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我们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取得丰硕成果而欢欣鼓舞；党内那些坚持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预感到自己末日的来临，进行垂死的挣扎，发出绝望的哀鸣。他们刮起右倾翻案风，炮制修正主义的种种奇谈怪论，特别对您指引的

“七·二一”道路进行无耻歪曲和恶毒攻击。去年夏季前后，刮那股右倾翻案风的人公然跳出来，把矛头直指您的革命路线。胡说什么“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是个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明目张胆地否定《七·二一指示》对教育革命的普遍意义，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一时间，七·二一工人大学成了奇谈怪论炮制者集中攻击的目标，他们大有一口气把遍及祖国大地的七·二一工人大学从地球上吞掉的劲头！这种种倒行逆施，激起了我们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在这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中，敬爱的毛主席，是您洞察一切，抓住战机，领导我们奋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是您光辉的《七·二一指示》和一系列伟大教导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使我们认清了这场斗争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认清了“走资派还在走”这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在厂党委的领导下，我们个个挥戈上阵，用马列主义和您的光辉思想，深刻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三项指示为纲”，及其理论基础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有力地回击了刮右倾翻案风的种种奇谈怪论。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把您的光辉指示：“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说成仅仅是个“形式”，我们怎么能够容忍！我们深知，学校究竟向谁开门，招收什么样的学生，毕业后又回到哪里去，这是直接关系到教育的阶级性质，直接关系到在上层建筑领域中谁专谁的政的根本问题。解放前，我们的祖祖辈辈被剥夺了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解放后，工人成了国家的主人，但是在十七年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我们却仍被排斥在大学的校门之外。敬爱的毛主席，正是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打破了教育领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正是您“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光辉指示，才使工人阶级办起了自己的大学，我们扬眉吐气地跨进了大学的校门，成了光荣的工人大学生。然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以“七·二一”道路是个“形式”为幌子，重新兜售文化大革命前“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的修正主义黑货，妄图把我们工人重新赶出大学校门，在教育领域让资产阶级重新专我们的政，我们怎能允许历史的悲剧重演？为把我们的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遵照您“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教导，我们首先上好阶级斗争的主课，把整个教学过程和三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身上不減油泥味，两耳不断机器声”，和工人群众一起大学马列著作和您的著作，大批修正主义，

大干社会主义，为工业学大庆运动作出了贡献。遵照您的教导，我们坚持从工人中来，到工人中去，毕业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当普通劳动者，投身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前两届毕业的一百名本厂同学中，百分之八十是工人理论队伍的成员，他们参加设计制造的五十多项新产品，其中有的赶上和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工人群众称赞他们是“理论学习的骨干，反修防修的尖兵，技术革新的闯将，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突击兵”。实践证明，这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有利于扩大工程技术队伍中的工人阶级优势，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但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以“七·二一”道路是个“形式”为幌子，继续贩卖“学而优则仕”和“读书做官论”，胡说工人从七·二一工人大学毕业后再当工人，“那还要上大学干什么”。我们决不上他们的当，做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的俘虏！工人阶级送我们上大学，我们永远和工人阶级心连心，永远当工人阶级的普通一员，决不做骑在工人头上的精神贵族！

敬爱的毛主席，您多次指出：“要警惕出修正主义”。阶级斗争规律告诉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最危险的是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就说明存在着一条与您的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条修正主义路线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搞反攻倒算，复辟资本主义。如果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得逞，不但我们七·二一工人大学要被扼杀，我们工人重新被剥夺上大学权利，而且我们的党要变修，国要变色，千百万阶级兄弟的人头就要落地！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身在浦江畔，心向红太阳！我们的命运和您的光辉指示息息相关，和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血肉相连。谁反对您，反对您的革命路线，我们就要坚决同他进行斗争，将这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搏斗进行到底！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征途上纵然有八千里风暴雨，九万个雷霆，也动摇不了我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我们坚信，有您率领我们战斗，无产阶级革命的春天，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

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全体学员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三日

（新华社上海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日电）

坚定不移地走“七·二一”道路回击右倾翻案风

清华、北大赴上海学习小组向师生员工汇报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认真执行毛主席的光辉指示、

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经验，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妄图扼杀新生事物的反动言行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二月十八日晚，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党委分别召开全校大会，由两校联合组成的赴上海学习小组，向师生员工汇报了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等兄弟单位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经验。汇报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抗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攻击、诬蔑“七·二一”工人大学，妄图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反动言行，进一步激发了两校革命师生员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志。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光辉的《七·二一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就是遵照毛主席这一指示办起来的。七年来，他们在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指引下，在上海市和厂党委的领导下，始

终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办教育，同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同右倾翻案风顶着干。他们的实践充分证明，毛主席的光辉的《七·二一指示》，对于办好社会主义大学，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队伍，对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七·二一”工人大学的七年，是战斗的七年，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七·二一指示》的七年。它一成立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是教育战线的一面红旗。

但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反对和攻击“七·二一”工人大学，说什么“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是个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公然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的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诬蔑为只是一种形式，这不仅是企图扼杀“七·二一”工人大学这个带有共产主义因素的新生事物，而且是妄图否定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对教育革命

的普遍意义。他们公然对抗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提出了“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的谬论。这恰恰暴露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七·二一”道路的仇视。两校赴上海学习小组的同志们说：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越是反对这一新生事物，我们越是要学习它、歌颂它、宣传它！

两校赴上海学习小组在汇报中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七·二一”工人大学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诞生、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它的基本经验告诉我们，办好社会主义大学，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对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有力批判。

“七·二一”工人大学建校以来，经历了三次较大的斗争，斗争都是围绕一些根本性问题展开的。这些问题是：“七·二一”大学要不要办？按照那个阶级的面貌办？通过什么道路培养什么人？要不要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要不要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学习小组的同志们说，去年七月，在上海机床厂召

开了“七·二一”大学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也进行恶毒挑剔，学校的领导和工人们当即予以回击。

学习小组的同志告诉师生员工们，在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面前，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战友们没有退缩，他们迎着斗争风浪上，顶着右倾翻案风干。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把工厂办成共产主义大学校”的口号，先后又办起了政治学校、业余学校、厂级办、车间办、班组也办。不仅办工科，而且办文科，办政工班、写作班。越办越向下，越办越受工人欢迎，有力地回击了右倾翻案风。

回顾建校七年来的战斗历程，“七·二一”工人大学的同志们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战友们深有体会地说：虽然我们的学校是办在“沙窝”里，但是“沙窝”并不是真空，“沙窝”外边有风浪，“沙窝”里边也有斗争。“七·二一”工人大学虽然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但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旧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因此也不可避免地会有旧学校的痕迹。

（下转第二版）

“毛主席指引的七·二一道路我们走定了!”

——记教育革命大辩论中的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

在我国第一所社会主义厂办大学——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胜利展开。

在毛主席《七·二一指示》光辉照耀下茁壮成长的工人大学生们，在这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大搏斗中，充分发挥出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他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斗志昂扬，怀着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深厚感情，对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无比仇恨，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锐利武器，用办学七年来所取得的教育革命丰硕成果，有力地回击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毛主席“七·二一”光辉指示的歪曲和恶毒攻击，痛斥了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斗争锋芒直指党内坚持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威风。

二月十三日，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举行全校大会，会上宣读了全体工人学员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封信，表达了他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发出光辉的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斗走降右直至搞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在毛主席光辉指示指引下，一九六八年九月，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诞生了。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一出现，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七年的实践证明：毛主席指引的“七·二一”道路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正确道路，是一条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的新队伍的必由之路，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胜之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热烈拥护和支持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要求入学的工人青年先后报名，每期新生入学，每期毕业学员回车间，工人群众都象节日那样感到欢欣鼓舞。

可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把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厂办大学看作眼中钉。去年夏季后，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教育界、科技界以及社会上其它方面的奇谈怪论四起，这所工人大学也成了刮右倾翻案风的火药桶。攻击的目标，说什么“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是个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公然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指引的“七·二一”道路，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些修正主义谬论，激起了上海机床厂七·二一

工人大学学员和革命教师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在教育革命大辩论中，全校一百多名师生在学校党支部和工厂党委的领导下，个个挥笔上阵，摆事实，讲道理，在两个多月里出了二十多期大批判专栏，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这种种修正主义奇谈怪论的反动实质。

在这场大辩论中，全校工人学员、革命教师回顾办校七年的战斗历程。他们从办校方针，学生来源，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方法，毕业生去向和作用等各个方面，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旧学校进行了对比分析。事实雄辩地证明，七·二一工人大学体现了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代表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正确方向。

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就好就好，它同旧学校比，完全换了一个样。它是一所工厂党委一元化领导下，由工人阶级自己创办，自己管理，自己学习，同广大工人群众同命运，共呼吸的新型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它就好就在，从这里毕业的学员又坚持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回到工人中去，不做精神贵族，不脱离劳动，能下能上，党叫干啥就干啥；能文能武，要设计会动脑，要制造会动手，要分析会动口，革命、生产“多面手”，生活在工人群众中，劳动在平凡岗位上，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成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一代新型工人。它就好就在，为工厂输送一批又一批工人技术人员，使工厂技术队伍的面貌换了一个样，改变了工厂技术力量的组成，工人阶级的优势进一步增长。正是由于它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才办得越好。一花引来百花香，厂办工大学在上海，在全国象烂漫的山花竞相开放。

工人学员们指出，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把毛主席指引的“七·二一”道路贬低为一种“形式”，而且“不是唯一的‘形式’”，这决不是“道路”与“形式”的文字之争，而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一定要揭穿刮右倾翻案风的以“形式”为幌子，来篡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卑劣伎俩。学员们质问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你们把毛主席光辉的《七·二一指示》贬低为一种“形式”，那末你们心目中什么是“道路”呢？你们的“道路”绝不是别的，只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背道而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广大革命群众揭发过、批判过，破产了的修正主义老路！你们去年夏天叫嚷“要讨论研究厂办大学的方针政策问题”，这就

一语道破了天机。原来毛主席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为厂办工人大学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早已被你们丢到了九霄云外，你们要的是那个阶级的“方针政策”不是很清楚了吗？但是，工人上大学，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权利。毛主席指引的“七·二一”道路我们走定了，而且要世世代代传下去，决不容许复辟倒退！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把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办学污蔑为只要“实践”、“不讲学文化”，是“实践——实践——实践”。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理论小组在一篇文章中批判说，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根本否认了认识必须依赖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在他们看来，学生到学校来，就必须离开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关起门来死读书，读死书。列宁指出：“资本主义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刮右倾翻案风的人还想把这个“最大祸害”加在我们头上，妄图复辟旧教育制度，继续摧残青年，摧残人材，我们工人阶级坚决不答应！

工人学员们扬眉吐气地说，奇谈怪论的炮制者睁开眼睛看看我们七·二一工人大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崭新景象吧。七·二一工人大学坚持从生产第一线选拔学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组织教学，让学员在实践的基础上学习理论知识，着重掌握从理论和实践的結合上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学员在校时“身上不减油泥味，两耳不闻机器声”，整个教学过程和工厂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紧密相连；学员毕业回去，真正挑得起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大量事实说明，学员在七·二一工人大学不过学了两年半，不少人已具备高级精密机床的设计、制造和专用设备的技术革新中作出显著的成绩，而且都能自己动手攻克技术上的难关。以第一期毕业生（四十四人）为例，以他们为主或由他们参加完成的比较大的新产品设计和技术革新项目就有五十多项，其中包括大型高精度油膜轴承磨床、我国第一台全自动双端面磨床、宽砂轮高效率磨床、数控凸轮磨床等许多具有先进水平的新产品。目前在校的第三期学员，进校半年后，就先后承担了一批用于国防、科研和工业生产的机床设计、制造任务。

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创办的七年，是在毛主席《七·二一指示》指引下不断取得胜利的七年，是扬眉吐气的七年，也是充满斗争风雨的七年。在这场革命大辩论中，工人学员们反复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攻击七·二一工人大学的奇谈怪论这样喋

喋不休？为什么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想刮倒七·二一工人大学？随着学习和革命大辩论的深入发展，大家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原来对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攻击，是同时对整个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攻击紧紧相连的，它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刮右倾翻案风的根子，是党内坚持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深入开展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师生更加勤奋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校理论小组汇编了马列和毛主席论教育工作的语录，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工厂党委和学校党支部不断加强对革命大辩论的领导，多次举办学习班，训练骨干。大家联系现实阶级斗争，重温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等光辉文献，更加深了对当前这场斗争的性质、意义的认识。他们说，毛主席多次指出，“要警惕出修正主义”。阶级斗争的规律也告诉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最危险的是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经过九、十两次路线斗争，刘少奇、林彪一类修正主义头子垮台了，还会有新的刘少奇、林彪跳出来，充当地主资产阶级代理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向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实行反攻倒算，搞“克己复礼”。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斗争中，我们一定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矛头始终对准党内坚持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系统地、深入地批判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三项指示为纲”，及其理论基础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论，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而斗争到底！

如今，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里一派团结战斗的革命景象。车间是课堂，又是战场；学员是工人，又是战斗员。在火热的斗争中，师生们经受锻炼和考验，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革命积极性不断提高，推动教学、科研、生产各项工作都在胜利地前进。许多工人学员一面积极参加革命大辩论，一面利用回厂、回车间劳动的机会向工人群众热情宣传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和工人群众共同学习，共同批判修正主义奇谈怪论。全校师生决心为夺取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更大胜利而努力作战。

新华社记者

卢辛德大使举行招待会 庆祝中坦友友好条约签订十一周年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日讯 卢辛德和夫人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国坦桑尼亚友好条约签订十一周年。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外经部长方毅，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外贸部副部长陈洁涛，铁道部副部长苏杰，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对外友协会长杨锡等。

赞比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马翁迪也应出席了招待会。

在洋溢着热烈友好气氛的招待会上，卢辛德大使和何英副部长先后祝酒，祝愿中国和坦桑尼亚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乔冠华外长会见新西兰新任驻华大使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日讯 外交部长乔冠华今天会见了新西兰新任驻华大使理查德·布赖恩·阿特金斯。阿特金斯是在二月十七日到达北京的。

外事往来

中国科协代表团前往泰国访问

应泰国科学协会邀请，由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王顺刚为团长、广东植物研究所名誉委员会副主任陈树怀为副团长的中国科协代表团二十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泰国进行友好访问。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到机场送行。

据新华社广州电 广东省德庆县卫生局为培养赤脚医生创办了一所流动卫生学校，五年先后来在全县各地为生产大队培训了五百多名赤脚医生，促进了农村合作医疗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茁壮成长。

德庆县农村是一九六九年年开始合作医疗的。为了适应合作医疗事业的发展，尽快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赤脚医生队伍，德庆县卫生局

加拿大代表团团长等离京

加拿大工商贸易部助理副部长、加拿大代表团团长查理德等六人在北京参加加、加拿大联合贸易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后，于二十日离开北京回国。外贸部副部长孙镇昌、曹英芳，加拿大驻中国大使苏约翰等到机场送行。加拿大代表团的组成部分将去我国东北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新华社）

德庆县创办一所流动卫生学校

培训赤脚医生，促进农村合作医疗发展

在一九七〇年，选派了一些干部和医务工作者创办了流动卫生学校。五年后，流动卫生学校先后开办了十五期，有十二期是办在农村社队，其中较多又是办在边远社队。学员由当地贫下中农

推荐，学习时间为二十天到三个月不等。流动卫生学校除有少数专职教师外，多数是从所在地公社卫生院临时聘请的兼职教师。一些有经验的赤脚医生也登台讲课。流动卫生学校坚持以阶

坚定不移地走“七·二一”道路 回击右倾翻案风

本主义的目的，总是反对工人阶级领导，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鼓吹“要有热心的‘外来领导’”。他们妄图反掉工人阶级领导，以便让他们这些热心搞修正主义的走资派来把持教育阵地，使学校重新变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完全是痴心妄想！

学习小组的同志们说：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难道仅仅是为了反对这一所工人大学吗？不！他们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他们反对批判修正主义，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很反感，妄图让学校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去充当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但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洪流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它正在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的七年，也是一代新人茁壮成长的七年。按照《七·二一指示》办大学，不只是为了培养工人技术人员，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培养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无产阶级接班人。

农业学大寨运动服务的思想。流动卫生学校设中医课、中草药课、中西医结合课，还讲外伤救护、防疫、妇幼保健和针灸等知识。

流动卫生学校办在农村，有利于赤脚医生思想觉悟和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经过流动卫生学校培训的赤脚医生，一般都能担任合作医疗工作，能够诊治农村常见病、多发病，有的还可治些疑难病症。

《七·二一指示》无比正确。在上海市，毛主席这一光辉指示已经深入人心，“七·二一”道路越走越宽广，为培养一代共产主义新人展现了无限广阔的前景。这是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的胜利，是对右倾翻案风的有力回击。

两校负责同志在汇报大会上说，认真学习先进单位的革命经验，是用实际行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个组成部分。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和上海其他“七·二一”工大学的战友们，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坚定不移地走“七·二一”道路，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同右倾翻案风顶着干，使“七·二一”工人大学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的坚强战士，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也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积累了丰富经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是亲密的战友。在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要团结战斗，互相支持，互相学习，互相促进。

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继续深入开展。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广大师生员工决心在斗争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朝阳农学院等先进单位革命经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刻揭露和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本报记者

孔丘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

——读《孔丘教育思想批判》

武汉师范学院 沙红文

冯天瑜同志写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一书（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六月出版），是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丰硕成果。这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孔丘的教育思想，从政治哲学观点、办学目的、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批判，揭露了孔老二办学的反动性、欺骗性和危害性。这本书观点鲜明，重点突出，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具有较强的战斗性。在当前刮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读一读这本书，是颇有启发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存在着阶级的社会里，一切文化“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孔丘的教育思想，是为没落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它与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教育思想相对立而存在，是特定历史时代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产物。《孔丘教育思想批判》的作者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把孔老二的教育思想放在特定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行了剖析。在办教育的目的上，过去有人凭著“孔丘首创私学”和提出“有教无类”为由，说孔丘抓教育是为人民谋幸福的。针对这种谬论，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上做人。可见孔丘的教育内容，完全是受他的“克己复礼”的政治路线支配的。在教育方法和治学方法上，过去的一些专家、学者撇开孔丘的方法论的阶级内容和哲学基础不谈，给孔老二的教学方法戴上了一顶顶桂冠。本书作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认为一定的教育方法总是从属于一定的教育方针，并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孔丘的政治、哲学思想是反动的。从这样的思想政治路线出发所派生出来的教育方法和治学方法，也必然是反动的。例如，孔丘提倡“不耻下问”，果真意味着他要向下层群众学习吗？不，决不是这样的。作者从春秋末期的阶级斗争形势和孔丘的唯心史观进行分析，揭示出孔丘所以提出“不耻下问”，是由于孔门师徒认为“王官之学”，“失坠”于民间，在下层有某些“贤人”，“逸民”掌握着“先王之教”，所以需要从这些人手里搜集失败了的“文武周公之道”。所以，“不耻下问”仍然是一种先验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学习方法。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揭示了孔丘教育思想的阶级实质，说明孔老二办教育是为了实现他“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

这本书在剖析孔老二的教育思想的时候，还从下列几个方面考察了它对后世的影响：儒学“礼教”成为强迫人民信奉的“宗教教条”；“学而优则仕”的制度“化”；“闭门修养”办学方式的推行；“以儒者为师”的治案；等等。特别是从思想体系和历史渊源上分析和揭露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孔丘教育思想的亲缘关系，把历史的批判和现实的批判结合起来，使这本书增强了战斗性。这对于我们认识教育的阶级性，认识无产阶级抓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如何办好教育，都有所启发。教育、科技等战线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的沉渣泛起，说明存在着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从思想体系和历史渊源来看，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奇谈怪论，都不是什么新发明，而是孔老二幽灵的再现，是孔丘“克己复礼”的政治路线和为它服务的教育路线的翻版。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诬蔑、攻击教育革命总没有搞好，学校教育“今不如昔”，“现在的大学没有过去的中技高”，因而“就是要扭”。这一套货色和孔老二的谬论极其相似。两千多年前，复辟狂孔丘对于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局面，痛心疾首。他认为西周的政治制度是最完美的，而现今的政治制度则不如以前的好，就连学校教育包括治学态度也今不如昔。孔丘甚至说，古人犯错误也比今人高明。孔丘办“私学”，正是为了使他所认为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今世，回复到讲“周公之礼”、行“孝悌之道”

的往古去。孔丘这个复辟狂之所以拚命抓教育，一个重要原因，是妄图凭借这个旧传统最深的领地，从这里打开缺口，进而恢复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今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资产阶级也拚命抓思想文教阵地，以此作为复辟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的桥头堡。刘少奇是这样，林彪也是这样。从右倾翻案风的种种修正主义观点，可以看出这条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内容，就是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为了推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想从教育阵地上打开缺口。两千多年前的没落奴隶主阶级，二十世紀被推翻的资产阶级，都千方百计地抓教育，力图把教育作为复辟旧制度的工具，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它告诉我们，文化教育领域是革命阶级和反动阶级进行生死搏斗的一个重要战场。如果革命阶级不抓包括语文、科技在内的上层建筑，革命就有失败的危險。今天，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无产阶级，必须十分注意抓教育，抓科技，必须坚决粉碎资产阶级的进攻和反扑，回击右倾翻案风，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实现对学生阶级的全面专政。

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一方面抛出“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的谬论，反对对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另一方面对大学生“来社去当”横加指责，反对学生毕业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当工人农民。他们的“设想”和“建议”，显然是要培养脱离工农、当官僚老爷的精神贵族。两千多年前，孔丘及其门徒从反动立场出发，提出“学也，禄在其中矣”和“学而优则仕”的口号；后来，封建统治者又把“学而优则仕”加以制度化。在他们看来，当官就要读书，读书就应该当官（“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千字》），而他们鼓吹读书当官的政治目的，就是企图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一批“学而优”的“志士仁人”去“为政”，也就是维护反动阶级的专政。现在，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又贩卖“学而优则仕”的黑货，妄想搞一场批旧制度的卫道士，搞复辟倒退，阻挡历史前进。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的教育事业不是培养骑在人民群众头上的精神贵族，而是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我们一定要破除“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和制度，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奋斗。

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还诬蔑开门办学，是“实

践—实践—实践”，不讲“学文化”。这一类谬论也都渊源于孔丘的教育思想。孔丘从先验论和唯心史观出发，提倡关门读书，闭门修养，反对让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接触社会实际。这种办学方式在汉代中期以后的儒家教育中得到进一步推行和发展。从思孟学派的“养气”，“修身”到宋明理学的“穷理”，“心学”；从董仲舒的“三年不窥园”到明清的“文墨世界”，儒生们成年累月钻进故纸堆，在那里摇头晃脑，只知背诵，不求甚解，结果成为食古不化的书呆子，成为反动阶级的奴才、蠢才。然而，这种极端反动腐朽的办学方式，却被刘少奇、林彪全盘继承。刘少奇、林彪都鼓吹唯心主义修养论，猖狂反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引诱青年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值得注意的是，那种反对开门办学的奇谈怪论，恰恰是转弯抹角地鼓吹唯心论的修养经。如果照此办理，教育势必走进死胡同，把学生“修养”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应声虫。马克思指出：“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不是一个教育方法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关系到社会发展前途的大问题。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把学校教育同社会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使教师、学生同工农相结合。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并为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教育界、科技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鼓吹“要有热科学的外行来领导”，由“科技界所公认的”，“第一流”的“权威”来执掌领导大权。这套黑货，我们并不陌生。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就叫嚷：“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孔丘及其门徒早就提出过“以儒者为师”。孔丘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就是说，只有那些“温故”、“好古”，热心“复古”的人，才可以当教师，管教育。战国时期，思孟学派明确规定了“以儒者为师”。封建社会中、后期，又把“以儒者为师”和“以儒者为官”紧紧相联，使学校教育成为剥削阶级所把持的世袭领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尽管党派了一些干部去领导学校，但由于刘少奇极力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学校仍然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只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人和贫下中农宣传队进入学校阵地，才打破了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然而，资产阶级是决不甘心失败的，他们做梦都想夺回失去的领导权。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他们反对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同孔丘及儒家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说明孔丘及儒家的影响还严重存在，说明以孔孟之道为重要精神支柱的修正主义，仍然是我国的主要危险。

二十世紀初期，列宁为了批判俄国的马赫主义，曾经详细研究唯心主义哲学家贝克莱的著作，从贝克莱那里查到了马赫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攻击唯物主义的理论根据。今天，在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继续批孔，继续批判孔丘的教育思想，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

不许“复礼”！

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战士 张建伟

我们从右倾翻案风的种种奇谈怪论中清楚地看到，这些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谬论，跟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完全是一个腔调，都是开历史倒车的破烂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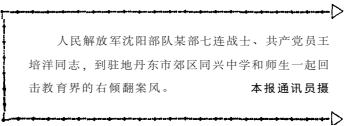
孔老二向得意门生颜渊传授“克己复礼”的时候，说：“克己复礼”就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就是说，一切言谈举止都得按照周礼去做，丝毫不差。凡是不符合周礼的，连“看”、“听”都不准，更不许“说”，不能“动”了。这就是孔老二在奴隶制处义暴动、新兴地主阶级纷纷起来夺权的会大变动时期，向他的门徒传授的反动政治纲领，煽惑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顽固地为维护和复辟奴隶制效劳。

教育界、科技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对于孔老二这套“克己复礼”把戏，可以说是丝毫不差地仿效。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那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看得同周礼一样，神圣不可侵犯，一切都得照此奉行。凡是与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革命行动，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风头上，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只得暂时认输。但是一旦他们上了台，掌了权，就又效法孔老二搞“克己复礼”了。

孔老二鼓吹“克己复礼”，所用的一个手法是“颂古非今”。他曾自标榜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大叫“西周的奴隶制度是多么好啊，我非要想念它”。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也公开宣称：不要怕复古，“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也有成绩”，明目张胆地美化那条修正主义路线。颂古必非今。今天什么的新型大学毕业的学生质量“没有过去的中技高”呀，什么“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呀，如此等等，把教育革命和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得一塌糊涂。然而，大量的事实给了右倾翻案风以无情的打击。

阶级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孔孟之道和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虽然批过了，但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今天，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又拣起了“克己复礼”的破烂，妄图开历史的倒车，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为了更好地批判右倾翻案风，我们必须继续批孔。

“复礼”就是复辟。我们毛主席的革命战士深深懂得，搞复辟倒退将会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决回击右倾翻案风。



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某部七连战士、共产党员王培洋同志，到驻地丹东市郊区同兴中学和师生一起回击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 本报通讯员摄

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说什么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总没有解决好”，“就是要扭”。这个“扭”字，道出了他们搞复辟倒退的反动实质。历史上的复辟狂孔老二，至死也想把奴隶主阶级“礼崩乐坏”、新兴地主阶级日益兴盛的历史潮流，当时，齐国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陈成子在齐国搞革新，最后杀了齐国奴隶主头子齐简公，掌握了政权。孔老二听到这个消息后，对陈成子的革命行动恨之入骨。于是不顾重病，马上去鲁鲁哀公出兵攻打陈成子，要把被新兴地主阶级刚刚夺得的政权夺回去。

现在，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妄想恢复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诬蔑和攻击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总没有解决好”，因而要“扭”。这个事实，再一次说明：失败的阶级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问



“扭”向何方？

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战士 张厚良

机向革命人民反目算，以求达到复辟的目的。斗争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绝不是个孤立的现象，它同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紧密相连，同出一源。它的代表人物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揭发、被批判过的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们或者从认错，或者口头上说“永不翻案”，一旦上了台，掌了权，就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坚持刘少奇、林彪相继推行、并且连连破了的修正主义路线。

孔老二当上了鲁国的

警察总监以后不久，就杀害了革革新派士少正卯，他想用革革新派的鲜血和尸骨，铺一条“扭”回奴隶制的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同样是利用窃取

大革命“扭”到相反的方向去。如果让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得逞，党的基本路线就要被“扭”成修正主义路线，马列主义的党就要被“扭”成修正主义的党，法西斯党，无产阶级专政就要被“扭”成资产阶级专政。我们革命战士绝不允许这样的悲剧重演。我们要继续批孔，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坚持推行的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坚决回击右倾翻案风。

“举逸民”，此路不通！

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副班长 李 战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的指示，给我们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强大武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从走资派手中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权力，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教育、科技领域的一统天下。在教育大革命中受到群众批判的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权威”，大多数承认了错误，并有改悔的表现。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党的政策，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然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却利用这一点，想把无产阶级刚夺回的大权再夺回去。他们在用人问题上，不讲毛主席制定

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如何，统统加以重用。这同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政策，完全是两回事。

应该指出，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就是党内文化大革命中受过批判但仍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们有的在风头上表示认错，“永不翻案”，但风头刚过，马上翻案；有的则至今没有认错，他们一上台，就顽固地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的愿望，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至曲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梦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继续推行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过的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孔老二“举逸民”，挽救不了奴隶制的没落和灭亡；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搞这一套，同样是没有出路的。“举逸民”，此路不通！

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

——拍摄彩色故事片《决裂》的一些体会

北京电影制片厂 《决裂》摄制组党支部

彩色故事影片《决裂》上映了，工农兵赞扬这部影片反映了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通过塑造龙国正这个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热情歌颂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揭露和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动实质，在当前反击教育战线的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起到了电影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作用。这对我们是个有力的鼓舞。从这一事实中，我们进一步体会到，要拍摄出紧密结合现实斗争、战斗性强的影片，就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斗争中努力学习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敢于开顶风船，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

我们在接受拍摄《决裂》的任务时，有人说什么：“《决裂》的文学剧本是“极‘左’思潮的产物，大学照着那样办吗？”在我们摄制组内部，多数同志则认为《决裂》题材好，本子好，符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应该下决心拍好；但对要歌颂的英雄人物还不熟悉，对要批判的对立面人物也很不了解。怎样才能拍摄好这部影片呢？面对这些矛盾，党支部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要拍好《决裂》，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首先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而且要投身到教育革命火热的斗争中去，才能提高分辨路线是非的能力。于是，党支部一方面组织全体同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逐字逐句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结合当前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现实，批判修正主义教育黑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另一方面组织同志们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的指示，学习朝农学院的经验和报刊上有关教育革命的其他文章，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组织创作人员、演员、工作人员到朝农学院、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去深入生活，并带着剧本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征求意见。经过调查研究，了解到广大工农兵学员和革命的教职员工的，对《决裂》文学剧本普遍赞扬和支持，并对原剧本中某些情节，提出了修改意见。这就进

一步坚定了我们创作的方向，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增强了拍摄好《决裂》的信心。党支部还提出：要拍好革命电影，首先要做革命人，在斗争中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在参加教育战线火热斗争的过程中，同志们深入到田间地头、课堂、养猪场和农机作业班组，虚心向贫下中农和共大的学员、教职员工学习，同他们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通过学习和深入生活，同志们深深感受到，在把学校办成哪个阶级的专政工具，为哪个阶级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根本分歧。共大正是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坚定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做出了显著成绩，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赞扬：“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象共大这样的无产阶级新型大学，象龙国正这样的在教育革命中敢开顶风船、敢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不正是我们应当热情歌颂的么？因此，同志们对尽快拍好《决裂》的信心更强了。同志们满怀革命激情地说：在共大，虽然晒黑了皮肤，被蚊虫咬肿了腿，可炼红了思想，阶级感情离工农兵更近了，对《决裂》剧本更加热爱了。有的同志说，起初看到剧本中龙国正说的“手上的硬茧，就是资格”这句话感到不大舒服，现在认识到，这里就有个立场、感情问题，大学搞什么人的问题，是办学的阶级路线问题。龙国正这句话，说出了贫下中农的心里话。同志们在这场戏时就有了强烈的革命激情，许多同志热泪盈眶，和戏里英雄人物的思想感情融为一体。

在拍摄工作中，大家发扬了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战胜了吃大苦、耐大劳的作风。在江西拍外景

时，正值酷暑季节，烈日曝晒，气温高达四十多度，同志们脸上的汗水结成了白花花盐霜，每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有的同志晒得晕倒了，一醒过来马上又投入战斗。

在我们千方百计地要拍好《决裂》的大好形势下，去年七、八、九三个月，那股右倾翻案风，也吹到了《决裂》摄制组。当时，我们正在江西拍外景，不但传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奇谈怪论，而且在江西也传开了《决裂》“有严重政治问题，已经停拍”等谣言。这对我们党支部和摄制组的同志是又一次严峻的考验。我们党支部领导大家迎着风浪上，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论述，用毛主席的指示，用朝农学院和共大的革命实践，去对照教育界的奇谈怪论。两种意见，两条路线，一对照，便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影片《决裂》中歌颂的共大，是毛主席表扬的“确是很好的”无产阶级新型大学，是得到广大工农兵坚决支持、衷心拥护的革命的革命新生事物。相反，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却要扼杀这一新生事物，把共大打入“另册”。文化大革命前召开的高教会议不让共大参加，不给共大经费，不把共大学生列入全国招生计划之内。资产阶级老爷们，采取种种手段，妄图扼杀新生的共大。今天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和他们唱的是一个调子。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共大的态度上，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什么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因此，我们坚信，拍摄影片《决裂》没有错，歌颂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没有错，歌颂共大这样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没有错，揭露、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

线没有错，决不能让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干扰我们的拍摄工作，相反，要鼓起劲来和修正主义对着干。

原文学剧本满腔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歌颂了革命的新生事物，为拍摄《决裂》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对曹仲和这个人物性格感到比较含糊。我们与作者一起根据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规律，抓住这个人物顽固地在执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走资派，对这种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修正主义人物，必须进行深入的揭露和批判。但是，摄制组内有的同志对剧本中这一类型人物的处理有不同看法，主张“曹仲和应该转变过来，孙子清应该写成敌人”。党支部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研究了这些看法，并且征求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广大革命干部、革命师生的意见，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产阶级要搞复辟，总是要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现实的阶级斗争也告诉我们走资派还在走，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教育界那种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实质上是要在教育领域里恢复资产阶级专政。曹仲和的形象，应该反映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规律和特点，反映走资派仍然存在的现实，达到对群众进行反修防修教育的目的。孙子清的转变，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胜利，有现实的教育意义。因此，决定仍按原计划拍摄。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经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很快统一了认识，团结一致地完成了拍摄任务。

《决裂》摄制组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及各方面的大力支援下进行拍摄的。这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在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决心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革命精神，创作和拍摄出更多更好的影片，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贡献力量。

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二 彩色故事片《决裂》观后感
朝农学院工宣队队员 杨庆福

正当我们深入开展教育大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刻，观看了彩色故事片《决裂》，很受鼓舞，我们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影片紧紧抓住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围绕农业大学办在哪里，招收什么样的学生，依靠什么人办学，坚持怎样的办学方向，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展开了尖锐复杂的两条路线斗争。影片热情歌颂了共大松山分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龙国正、贫协老代表等教育革命的先锋战士。他们坚决走“抗大”的道路，按照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改革招生制度，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坚持开门办学，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坚持“社来社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为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赵副专员、反动校长曹仲和，顽固地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共大的每一个改革都百般挑剔、污蔑谩骂，叫嚷什么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质量低，影响培养高精尖的人才”，“什么开门办学”“乱了套，不正规”，等等，这和当前教育界的奇谈怪论鼓吹者要中学生“直接上大学”，“污蔑开门办学是‘实践——实践——实践’，完全是一路货色。他们妄图重新在学校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永远把工农兵关在门外，培养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必须予以坚决的揭露与批判。

影片还通过揭露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材、毒害青年的一个镜头，使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夺接班人的斗争。当我们看到那个上大学的贫农儿子，竟嫌母亲千针万线缝的衣服和鞋太土气，看到老大娘落下了悲痛的眼泪，更对旧教育制度摧残、毒害青年的严重现象感到无比愤怒。

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旧沈阳农学院办在大城市，教育脱离火热的三大革命运动，把学生关在高等深院，培养所谓高、精、尖人材；宣扬“读书做官”、“智育第一”等黑货，把学校变成了封、资、修的大染缸；一些朝气蓬勃的青年，在这个大染缸里，变成了“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四年不愿回农村和工厂”的修正主义苗子，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工人阶级开进学校，夺回了教育大权。朝农学院教育革命每前进一步都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们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把学校从城市搬到农村，走五七道路，把学校办到了贫下中农的家门口，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坚持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相结合，坚持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坚持“社来社去”、农大毕业当农民的办学方向，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受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贡献。

影片中的贫协老代表坚定不移地站到以龙国正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一边，对曹仲和所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敢顶、敢批、敢斗，他满腔热情地支持工农上大学，坚决支持走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道路，支持培养李金凤、徐牛崽那样“头上长角”、“浑身长刺”，敢批“三自一包”的反修战士，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共大，给我们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树立了好榜样。

看了《决裂》以后，使我感到去年教育界散布的种种奇谈怪论，和影片里的赵副专员完全是个空调。什么“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是错误的”，什么“要让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等等。他们全盘否定朝农经验，妄图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到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老路，恢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这场斗争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教育界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决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这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下的反映，充分说明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就是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时时刻刻不放松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们要发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大无畏革命精神，长期占领、彻底改造教育阵地，深入开展对于右倾翻案风的批判，用战斗来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狠抓阶级斗争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江西共大进贤分校毕业生 罗永祥
进贤县三里公社爱国大队党支部书记

看了彩色故事片《决裂》以后，我感到格外亲切，深受教育和鼓舞。它生动地反映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阶级斗争风浪中成长壮大的历史，是一曲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颂歌。对当前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散布的那些奇谈怪论，也是一个有力的回击。

从《决裂》里，我们看到了两条不同的路线，两种不同的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生。那个所谓“名牌”大学，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的学生是不问政治，脱离实际，埋头读死书、背公式，头脑里想的是“毕业论文”、“成名成家”，这样的学生那里谈得上为贫下中农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共大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了一批象李金凤那样的受工人、贫下中农欢迎的新型大学生。李金凤等上了共大，仍然保持着贫下中农勤劳朴实的本色，无限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对贫下中农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对集体事业非常关心。学校附近的生产队里发生了严重虫

害，李金凤想贫下中农所想，急贫下中农所急，带领同学们，奔向田头，及时扑灭虫害，保住了集体的几万斤粮食。当刘少奇的“三自一包”黑风刮到松山一带时，她牢记毛主席“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教导，挺身而出，坚决同错误路线作斗争，体现了一个个大学生勇敢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赤胆忠心。

新型大学育新人。十多年来，共大培养了一批象李金凤那样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他们毕业以后，是农业学大寨的骨干，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闯将，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过去，我曾经在共大进贤分校学习。进共大以后，学校实行“社来社去”，坚持“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对我们进行了阶级斗争和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教育，使我们初步树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改变家乡面貌的雄心壮志。一九六八年毕业以后，我高兴地回到家乡，决心同贫下中农一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的家乡地处浔阳湖滨，解放前在

三座大山压榨下，广大贫下中农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以后，我们贫下中农在政治上翻了身，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由于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农业生产发展较慢。后来，我们遵照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广泛发动群众，查敌情，抓猛头，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狠批狠斗，大长了无产阶级正气，大灭了资产阶级威风。批判了资本主义，人心就齐到干社会主义

上来了。一九七〇年冬季，我们公社掀起了农业学大寨高潮，修筑“七〇圩”。我们大队的民兵、社员和全社贫下中农一道，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奋战，胜利地建成了“七〇圩”。我们大队还新建了水田三百六十亩，实行田、林、水、路综合治理，改变了吃返销粮的状况，一九七四年开始向国家交售余粮。

看了影片《决裂》以后，共大当年艰苦创业的战斗情景又浮现在眼前，李金凤等对资本主义敢批敢斗，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精神激励着我。我决心发扬共大的光荣传统，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学大寨，斗敌人，改山河，为普及大寨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全部力量。

同影片赵副专员、曹仲和等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样，都是在新生事物前进的航道上设下的礁石，险滩。这充分说明，“不要以为有二、三次、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肯定还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斗争，前进与倒退，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还在激烈地进行。我们要象龙国正那样，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敢于激流挺进，冲过一个一个漩涡，战胜一个一个险滩。当前，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批、斗、修，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积极投入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去，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让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斗争中“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

激流挺进

上海工人 郑楚华 朱煜善 姜善坤

样的学生、怎样教学、如何看待学习质量等重大问题上，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了彻底的决裂，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共大这个新生事物在斗争的激流中挺进、成长。

这一组激流挺进的镜头，形象地说明：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新生事物在成长初期常常处于力量薄弱的地位，旧的、腐朽的事物往往还极其强大，常常形成一股反动的潮流。《决裂》中的赵副专员、曹仲和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利用掌握的权力，向以龙国正为首的革命师生进行威胁利诱、恐吓镇压，妄图扼杀共大这个新生事物。在这滚滚而来的激流中，龙国正没有随波逐流，对这个新生事物发生怀疑和动摇，而是发扬了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在激流中英勇挺进，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巩固和发展了共大这个新生事物，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

这一组激流挺进的镜头，还深刻地启示我们：激流滚滚永不息，战斗永未有穷期。自然界按照自己的规律不停地运动；社会

上的阶级斗争也按照自己的规律在不断地进行。在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革命人民辛勤培植下，正在茁壮生长。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失败的阶级还在挣扎。他们窥测方向，伺机反扑，常常抓住新生事物成长过程中的某些不完善之处，百般挑剔，横加指责，攻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挑起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板斧，大砍新生事物。当前教育界出现的那些奇谈怪论，刮起的那股右倾翻案风，

龙国正拿着李金凤写的“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激动地对她说：“李金凤，你被录取了！”
中国电影公司供稿



“成就”何在？

——揭露苏修“九五”计划农业指标的破产

大连红康造船厂电工车间 大批判组
辽宁财经学院研究所

为苏联“农业的高涨”而奋斗，这是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四大”即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反复宣扬的。如今，五年过去了，摆在人们面前的现实却是：苏修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农业指标已全面破产。五年的粮食实际总产量要比指标九亿七千五百万吨少二亿一千二百多万吨。这对勃列日涅夫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苏联农业的糟糕局面，对勃列日涅夫集团的反动统治，对即将召开的苏修“二十五大”，带来巨大的阴影。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加以掩盖。在不久前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期间，苏修厚着脸皮宣扬苏联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农业同第八个五年计划相比，还是取得了“成就”，便是一个证据。

但这只能是欲盖弥彰。人们对苏联这十年间农业生产日益衰败的状况记忆犹新，决不会被那种虚伪顶顶的谎言所蒙蔽。事实上，“八五”计划所规定的谷物、籽粮、土豆、肉、奶、蛋的五年平均年产量指标，都低于赫鲁晓夫“七年”计划规定的一九六五年的指标，可是，就连这样一个低标准的五年计划，勃列日涅夫也无法完成。五年的实际粮食总产量远低于计划所规定的指标。按人口平均计算，粮食和土豆的产量都少于赫鲁晓夫下台时的一九六四年。畜产品计划也没有完成。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六年，猪的头数是一年少于一头。一九六九年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牛和猪的头数比一九六五年年底显著下降。比七十年代年苏联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羊的头数，甚至比沙皇时代的一九五五年的水平还要低。连勃列日涅夫在“八五”计划收场的那一年，也无可奈何地哀叹，农业方面“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谷物生产状况“不能使我们满意”；畜牧业“这一部门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远远没有满足居民对畜产品特别是肉类的需要”；农业“技术装备不足”。苏联“八五”计划期间整个农业的形势就是如此不景气。

苏修“九五”计划农业指标的完成状况又如何呢？事实是，比“八五”计划的结果还要糟糕。他们吹嘘的所谓“成就”，也成了笑柄。

苏修发誓要把粮食生产作为“九五”计划的一项“主要任务”来抓，可是，这个“主要任务”没有完

成。“九五”计划的五年中，苏联粮食不仅没有完成平均每年增长二千七百四十万吨的计划，相反，却出现了四年减产，而且日益严重。一九七五年苏联的粮食产量，据苏修一家报纸最近透露，还不到一亿三千三百万吨，比计划指标的平均年产量少六千二百万吨，比一九七四年减产百分之三十以上，创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来苏联粮食减产的最高纪录。面临缺粮，苏修一面派出人员四处奔走，大量乞求粮食，一面逼迫苏联人民勒紧裤带，什么号召面包房要多做“小型面包”之类的措施也想出来了。种植业中，甜菜、葵花子、土豆等产量，也都没有达到“九五”计划的指标。

增加畜产品的生产，是被苏修称为“九五”计划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项目，但是，却遭到了“特殊”的结局：肉、奶、羊毛等畜产品，没有一项能够完成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外国指标。市场上肉制品奇缺。据一位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报道说，苏修头目已劝告苏联人今后少吃鱼。鱼从何而来，姑且不细论，“超级”渔霸可能有办法，但这种既少牛肉又少土豆的状况，绝妙地说明了苏修叛徒所发明的、勃列日涅夫所继承的假共产主义已经彻底破产。

“九五”计划开张时勃列日涅夫叫嚷要“大力加强”的农业物质技术基础，也成了一张破了的牛皮。“八五”计划期间，苏联农村的机械化程度不高，畜牧业机器装备十分差，种植业需要的高浓度合成肥料只提供了百分之六，畜牧业需要的饲料磷酸盐也大量缺乏。“九五”计划期间，苏联农业的机械化、化学化状况，以及关系到谷物生长的土壤改良，不但没有什么新的起色，反而更加恶化。据苏修报刊透露，现有的农业机械装备比实际需要少三分之二，动力装备少六分之五。计划所规定的向农业供应拖拉机和谷物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年年落空。即使提供的也是质量

低劣，零配件长期短缺，造成不少农业机械提前报废。外国记者从苏联发出的报道多次指出：“成千上万台拖拉机和收割机扔在公路旁和集体农庄里”，“放在野外生锈”。畜牧业的机械化还“大大低于耕作业”。格鲁吉亚共和国，在养猪、养牛方面的机械化落后状况“简直不能容忍”。矿肥供应情况也很不妙。仅一九七四年向农业提供的矿肥就比计划少七十多万吨。苏修的农业化学化几乎成了空话。至于所谓土壤改良，更是有名无实。土壤的风蚀、水蚀和盐碱化现象十分严重。据苏修透露，“仅在加列斯克区的二万公顷的排干地中，就有 half 再次变成沼泽地，现在已被抛弃”，而其余的一万公顷也是“一无所获”。亚美尼亚共和国百分之五十的土地“遭到了侵蚀”。昔日的黑钙土，如今已大面积地失掉了黑色。这实在是够触目惊心的了。

铁的事实表明，勃列日涅夫亲自炮制的“八五”计划和“九五”计划都是失败的纪录，而后者遭到的失败更惨。苏修妄图用“九五”计划同“八五”计划作比较，借以表明今天还有“成就”，这无疑于用猪粪同马粪比香一样滑稽可笑。

苏联的农业为什么沦落到这般地步？苏修总是支吾其词，说是天气“不正常”。看来，这块挡箭牌已经越来越不顶事了。于是，最近勃列日涅夫又提出了一条新的“理由”，说苏联农业歉收主要是因为一些人犯有“官僚主义”，企图以此把责任推到“替罪羊”身上，为自己开脱罪责。

其实，勃列日涅夫一伙的这种做法也不过是故伎重演。一九六七、一九六九年苏联农业大减产以后，勃列日涅夫就大反过“官僚主义”，叫嚷“不能宽宥犯下错误和破坏苏联领导人名誉的人”，要以“内行的人”替换”。一九七二年农业大减产后，在清算“官僚主义”

的声浪中，农业部长马茨凯维奇被撤了职，主管农业的苏修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波列拉斯基被贬职。然而，不管勃列日涅夫如何玩弄花招，都无法掩盖他的农业政策的彻底破产，无法掩盖苏修叛徒集团倒行逆施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苏联人民心里很清楚，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到今天连粮食都得靠进口的古罗马人，就是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后，从各个方面采取措施，加速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全面复辟，彻底地实现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牧场的资本主义化。他们炮制了一系列的“章程”，“决议”，使农庄和农牧场头目有权用行政和经济手段任意处罚农民和农牧场工人。他们采取种种手段，贪婪地吮吸着农民和农牧场工人的膏血。广大农民、农牧场工人生活在深受压榨的社会最底层，政治上无权利，经济上无保障，不愿再为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卖命，大批旷工、怠工、外流，出现了土地荒芜的局面。此外，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为了同美帝争霸世界，加紧扩军备战，使农业的劳力、资金更加减少。据苏修公布的材料，在“八五”计划期间，苏修从农业中榨取的周转税、国营农业企业利润提成、农庄和其它组织的税收，就达一千二百三十三亿卢布，占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九五”计划期间更多。相反，对农业的投资更少，还往往不能兑现。“九五”计划的五年，苏联的农业投资指标不过平均每年一百六十四亿卢布。由于苏修的贪婪榨取，许多农庄和农牧场只能靠借债过日子，更谈不上有余力去扩大再生产了。

由此可见，造成苏联农业惨败的根本原因是修正主义，而不是什么“官僚主义”。正是由于勃列日涅夫集团加紧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使苏联农业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勃列日涅夫集团妄图用反“官僚主义”来掩盖自己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平息苏联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只不过是白日做梦，枉费心机。革命导师马克思早就指出：当生产关系“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人们从苏联农业的困境中可以看到，尽管苏修叛徒集团表面还张牙舞爪，但虚弱得很，其寿命不会太长了。

第三世界团结战斗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

联合国非洲经济执委会特别会议强调必须改变旧国际经济关系
布托总理指出同超级大国打交道时必须坚持立场不妥协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电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在这里举行了三天特别会议之后，二月十八日通过一项文件，提出了非洲国家为全面执行联合国第六届和第七届特别会议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议应当遵循的意见和方针。

文件提到改组国际贸易、交流资源、技术援助和经济合作等问题。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阿德巴约在说明这项文件时，强调解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问题的新的战略性措施应当是“自力更生，在非洲内推行更大的、有意义和有成效的合作以及增加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

新华社开罗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电 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强调说，人们在同超级大国打交道时，立场一定要鲜明。他呼吁亚、非、拉国家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团结战斗。

布托总理最近会见了《埃及新闻报》编辑阿明·阿布·埃奈因。这家报纸二月十八日在头版发表了布托总理的这次谈话。

布托在谈到超级大国时说：“我们一定要抱着现实主义的态同它们打交道，但不必害怕。正如人们所说，战争是坏事，但是害怕战争就更糟糕”。

他认为，在关系到国家利益的根本问题上，同超级大国妥协就错了。在那种情况下，人们应当说：“住手，我不想同你有任何交往。”

他说：“如果一个超级大国要把我国的一条河给另一个国家，或者要我们忘掉查谟和克什米尔的自决权，我们能同意吗？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说：再见。斩断一切触角，不许到处放毒。”

他说，亚洲和非洲是原料库。如果得不到公平的价格，眼看着一些原料被以微不足道的价格拿走，那可真是一场令人难受的悲剧。

他指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将是一场长期的斗争。“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实现更大的团结和作出更大的努力。”他强调说：“我们必须同声一致地进行一场真正的庄严的战斗。亚、非、拉必须发出一致的声音。”他说：“未来属于我们，时间有利于我们。我们唯一需要的是团结。”

新华社日内瓦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电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出版的《初级产品价格月报》一月号发表的统计指出，以美元计算的，一九七五年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使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蒙受损失。

月报说，一九七五年初级产品的价格比一九七四年下跌了百分之十七。月报还指出，如果把国际市场工业品价格指数上涨的因素计算在内，那么一九七五年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不包括石油）的真正价格下跌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甸也曾到伦敦，同英国首相威尔逊进行会谈。但都没有结果。据报道，在冰岛宣布同英国断交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就此事召开进行讨论，并发表公报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伦斯“仍然准备和愿意尽他最大的努力给予协助，以达成一种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英国外交部也发表声明，表示愿意继续努力，谋求同冰岛进行谈判。

冰岛宣布同英国断绝外交关系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日讯 雷克雅未克消息：由于英国继续在冰岛海域部署军舰，以及最近在冰岛捕鱼区不断发生冰岛和英国的冲突，冰岛政府二月十九日宣布断绝同英国的外交关系。

这一断交决定是在冰岛总理哈德尔格林松主持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后作出的。断交国会已由冰岛驻英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递交英国政府。

冰岛为了保护本国的渔业资源，一九五二年以来曾三次扩大领海，去年七月，冰岛政府决定从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五日起将捕鱼区从五十哩扩大到二

百哩。英国是在冰岛水域捕鱼的国家之一。它一直不肯承认冰岛实行的二百哩捕鱼区的决定。它的拖网渔船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份起继续进入冰岛捕鱼区捕捞，后来又陆续派出三艘护卫舰“保护”该网渔船捕鱼。冰岛曾一再要求英国尊重冰岛的主权，从

今年一、二月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伦斯曾先后赴冰岛和英国、两斯两国政府官员进行会谈，从中进行调停。冰岛总理哈德尔格林松一月下

新华社布拉格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九日电 据此间报纸报道，奥地利总理克赖斯基应邀于二月十六日至十七日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

十八日双方发表的公报指出，双方认为，“加强在平等和互利基础上的捷奥

合作是符合两国利益的”，双方详细讨论了两国经济合作的远景，以及扩大双边商品交换和加强工业和技术合作。奥地利是捷克斯洛伐克同西方国家贸易中的重要伙伴。

亚非拉国家积极发展民族工业

依靠自己力量

利用本国自然资源

新华社德黑兰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六日电 伊朗东南部的克尔曼省已建设成为伊朗主要的煤炭生产基地。

据当地报纸报道，克尔曼省的一座长一百公里、宽二十公里的大山，蕴藏着巨大的煤层。据估计，这个省的煤炭蕴藏量达两亿吨，约占伊朗全国煤炭总蕴藏量的一半。

克尔曼省省会克尔曼市以西七十公里的巴贝尼祖是主要的煤炭产地之一。在那里，有一个煤田正在开采，其他三个煤田正在开发。巴贝尼祖煤矿每年的开采量将达四百万吨之多。

为了加强这个省的煤田管理，伊朗成立了克尔曼国营煤炭公司。这家公司的职工有一万四千多名其中包括七百多名技术员。他们大部分是从伊朗的技术学校和职业训练中心培养出来的。

在发现煤田以前，克尔曼省是伊朗经济落后的省份之一。但今天的克尔曼省被认为是伊朗工业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这个省的不地方的小型工业、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已开始兴旺起来。

新华社达喀斯萨拉姆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四日电 坦桑尼亚工业部长克莱奥姆·姆苏亚二月十三日在一家新的电池工厂的奠基仪式上发表讲话，强调要利用本国原料发展民族工业。

他说：“原料问题对我们十分重要。我们的工业必须作出认真的努力，尽可能多地使用本国原料。”

他说，为了作到这一点，坦桑尼亚的生产单位必须发挥比过去更大的革新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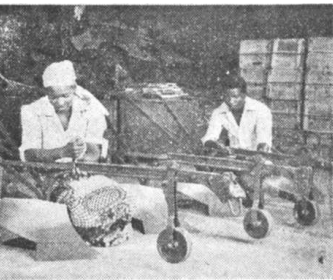
他要坦桑尼亚人民致力于发掘和利用本国原料。

新华社雅温得电 喀麦隆总统阿希乔强调自力更生发展自己的国家。

阿希乔总统二月六日在向喀麦隆报界谈到国际合作问题时强调指出：“显然不应该一切都指望发达国家国家。喀麦隆要首先依靠自己的力量，更好地动员人力和物力资源来促进自主的发展。”

他还说，“要使外援有所收益，外援必须作为本国努力的补充”。

阿希乔总统在谈到即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经济合作会议时指出，这次会议“必须努力寻求最好的办法来维护包括石油在内的原料生产国的出口收入



坦桑尼亚自己建立的第一座农具厂——“乌本戈”农具厂，一九七〇年六月正式落成投产，为农村提供了大量农具，支援农业生产。这是工人们在装配铁犁。

新华社记者摄